

施蛰存全集

第五卷

施蛰存著

北山散文集

第四辑

刘凌 刘效礼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阅 览

I217.02  
201165  
5

施蛰存全集

第五卷

施蛰存著

北山散文集

第四辑

刘凌 刘效礼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山散文集

## 第四辑

《现代》社中日记◎1609

同仇日记◎1619

西行日记◎1634

投闲日记◎1652

更生日记◎1700

致马天骥(一通)◎1754

致姚民哀(五通)◎1755

致王受生(一通)◎1758

致楼适夷(一通)◎1759

致戴望舒(一五通)◎1760

致黎烈文(一通)◎1772

致宋清如(一通)◎1773



致钱歌川(二通)◎1775

致孔另境(四通)◎1777

致××(一通)◎1780

致浦江清(一通)◎1781

适闽家书(八通)◎1782

书简(四通)◎1799

致范 泉(二〇通)◎1807

致李白凤(一三通)◎1831

附录: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1832

致张索时(厚仁,三四通)◎1843

致谭正璧(二三通)◎1867

致谭 寻(二通)◎1876

致周退密(六八通)◎1878

致郭豫适(三通)◎1915

致吴羊璧(八通)◎1917

致张香还(二通)◎1925

致卢玮銮(二通)◎1927

致萧斌如(九通)◎1929

致刘以鬯(一一通)◎1934

致周楞伽(二通)◎1941

致夏承焘(四通)◎1947

致周良沛(八通)◎1951

致彭鹤濂(二通)◎1957

致黄坤尧(二八通)◎1959

致周玉魁(二通)◎1976

致周颖南(三通)◎1978

致施议对(九通)◎1980

致沙孟海(一五通)◎1985

致古剑(康馥,一四三通)◎1992

致葛渭君(三七通)◎2096



致《读书》编者(一通)◎2116

致马祖熙(一三通)◎2117

致李欧梵(一一通)◎2124

致周陶富(一通)◎2134

致金 名(五通)◎2136

致宫晓卫(九通)◎2140

致孟浪(俊良,六通)◎2147

致孙康宜(三五通)◎2151

致刘 麟(三通)◎2181

致孟 涛(六通)◎2183

致王辛笛(一通)◎2186

致刘梦芙(一通)◎2187

致杨德豫(六通)◎2188

致陈 诏(四通)◎2193

致症 弦(一通)◎2195

致薛 汕(一通)◎2197

附录:薛汕致施蛰存◎2197

致刘 凌(二通)◎2199

致《文史知识》编者(一通)◎2202

致莫 渝(二通)◎2203

致李焕明(九通)◎2205

致郑明嫔(七通)◎2212

致宋路霞(四通)◎2216

致陈晓芬(一通)◎2220

致林玫仪(一七通)◎2221

致徐宗珺(二通)◎2234

致陈福康(五通)◎2236

致李 辉(一八通)◎2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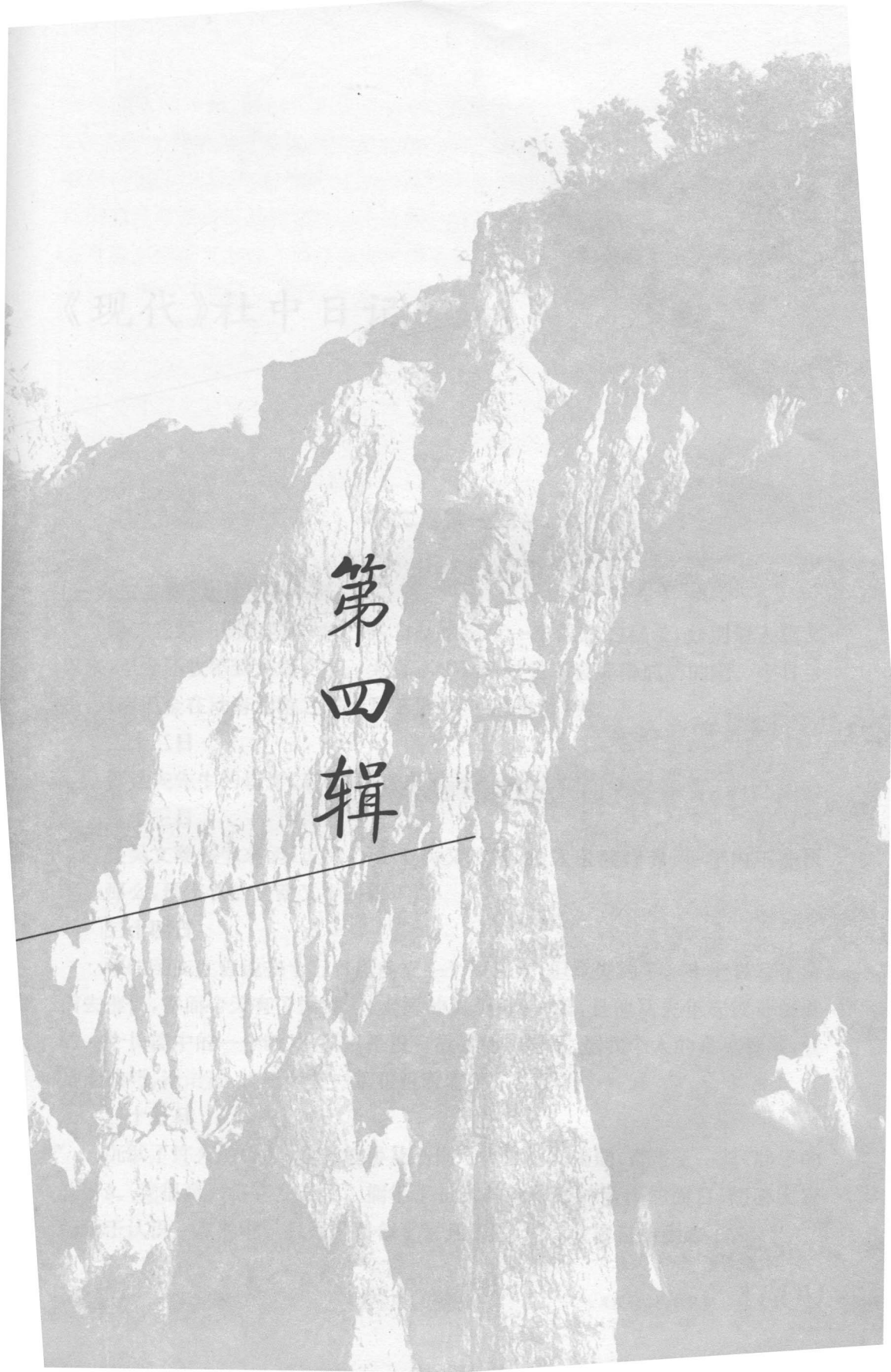
致巴佐娃(一通)◎2251

附录:巴佐娃致施蛰存◎2253

- 致秦贤次(一通)◎2255  
致苏渊雷(一通)◎2257  
致彭燕郊(二七通)◎2258  
致顾国华(二通)◎2275  
致杨迎平(一一通)◎2277  
致吴醜禅(一通)◎2286  
致安 迪(三通)◎2287  
致湖南文艺出版社译文室(一通)◎2289  
致陈如江(二通)◎2290  
致朱宏达(四通)◎2292  
致叶嘉莹(一通)◎2295  
致张充和(一通)◎2296  
致王永顺(三通)◎2297  
致黄伟经(二通)◎2300  
致林耀德(一通)◎2302  
致《青年报·开卷》编者(一通)◎2304  
致赵清阁(四通)◎2306  
致葛乃福(一通)◎2309  
    附录:答葛乃福问◎2309  
致季 聪(一通)◎2312  
致陈左高(一通)◎2313  
致赵光潜(五通)◎2314  
致程朝富(一通)◎2318  
致匡一点(一通)◎2319  
    附录:我的简介◎2319  
致费在山(一通)◎2320  
致李 奇(一通)◎2321  
致《书城》编者(一通)◎2322  
编后记◎2323

《现代》社中日译

第四辑







# 《现代》社中日记

## 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二卷第一期的创作增大号，自从拟定了一个假想的目录，分别请人撰文以来，至今还收不到几篇文章。大概不等到月杪是不会编得成功的吧。今日手头，只有巴金在动身北游之前给写下了的一编《电椅》呢。

二十二日

郁达夫先生的新作《东梓关》寄来了。

二十三日

接吴文藻先生来函，说冰心女士病又转剧，须入医院疗养，一年内不能执笔。那么，预定着的文章又少一篇了。

二十四日

穆时英先生曾说在十五日以前交一个短篇来，但竟失约了。十七日写了一信去催促，幸而今天有了回件。《上海的狐步舞》一篇，是他从去年起就计划着的一个长篇中的一个断片，所以是没有故事的。但是，据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就是论技巧，论语法，也已经是一篇很可看看的东西了。

二十五日

沉默了许久的鲁彦，居然赶得及创作增大号的发稿期，寄来了一篇《胖子的故事》。我很高兴将它发排了。搁笔了长久的老作家的新作的面目，想必大家都乐于认识一点的吧。只是题目似乎平凡了些，所以我擅自给删改了。

苏汶先生交来《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关于这个问题，颇引起了许多论辩，我以为这实在也是目前我国文艺界必然会发生的现状。凡是进步的作家，不必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一定都很明白我国的社会现状，而认识了相当的解决的方法。但同时，每个人都至少要有有一些 Egoism，这也是坦然的事实。我们的进步的批评家都忽视了这事实，所以苏汶先生遂觉得非一吐此久鲠之骨不快了。这篇文章，也很有精到的意见和爽朗的态度，似乎很可以算是作者以前几篇关于这方面文字的一个简劲的结束了。

## 二十八日

下午到开明书店编辑部，叶圣陶先生已到南京去开中小学国语教学研究会了。但他终于在百忙之中，给《现代》写成了一个短篇。叶先生今年只写了两个短篇，一篇是《申报月刊》第三期上的《席间》，一篇就是这里的《秋》了。

为了要编画报，前几天曾向叶先生商量请他将所刻的印谱借来发表几方，承他答应，留交给我三册印谱，今选用了六方。

## 二十九日

李金发先生寄来了诗三首，摄影一板。

张天翼先生的创作也寄来了。

## 十月一日

郭沫若先生本来答应给《现代》写一篇万字左右的小说《紫薇花》，但今天来信说已不及写了，改寄了两首诗来。诗后附着一段声明，为编辑方面便利起见，特移录在这里：

《现代》月刊要出创作专号，要我做一篇小说，并因期促的关系，叫我在十天之内就要交稿。我本想把最近所感受的一段情绪，写作一篇《紫薇花》出来，但我恐怕不能够如期交出；现在我由日记中抄出了两首诗出来塞责。我想“创作”这个字似乎是不应该限于小说的。

这两首诗并列在这儿似乎有点矛盾，但这个世界正是充满着矛盾的世界，要紧的是要解消这个矛盾。我所希望的是在“夜半”之后有“牧歌”的世界出现。

《紫薇花》呢？在最近期内能写出时，希望能在本志上和读者见面。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 三日

茅盾先生交来了一篇《春蚕》，在他今年所写的几个短篇中，这是一篇力作。同时，白薇女士的剧本《敌同志》亦因茅盾之介绍，而放在案头了。欧阳予倩先生曾以改正的《同住的三家人》交给我，现在剧本的篇幅似乎也足够了。但如果马彦祥先生及洪深先生的新著能完全如期寄到，那么就是四个剧本也一定给编进去的。

陈雪帆先生送来了一篇小论文《关于理论家的任务速写》，这显然是对于上一期本刊所揭载的苏汶、易嘉、舒月的论争的一个持平之论。

### 五日

抄了三首自己上月间所写的诗，预备编入。

### 六日

望舒将在八日晨乘达特安号邮船赴法，但他所答应给《现代》的诗与诗论还没有交给我，真是焦灼的事。

### 七日

晚上，在振华旅馆，就望舒的手记本上抄录了几首诗和几段关于诗的断片，虽然是将就的东西，但倒是很自然的。

### 八日

在送了望舒启程的归途上，又再三叮嘱刘呐鸥君给《现代》写一篇新鲜的创作。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的以圆熟的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很可珍贵的。

### 十三日

老舍先生寄了一枚照片来。这位幽默家的本来面目，想必一定有人愿意一见的吧？

### 十五日

刘呐鸥先生终于写成了一篇《赤道下》来了。这是从本志创刊的时候就预约着的文章，至今始能有发排的荣幸。艺术家而忙，对于一个编者是最引为不幸的事。

### 十六日

叶灵凤先生好久不写小说了，但今年又重新努力起来。今日交来了他的才脱稿的短篇《紫丁香》，《灵凤小说集》的读者也许会从这里看出一些作者的新倾向来。

二十三日

苏汶先生转来鲁迅先生的一篇《论第三种人》，因为还赶得及插入已在排印的二卷一期，让读者先睹为快，便临时编入了。

二卷一期的《现代》总算产生了，只是自己想写的一篇创作，却竟没有余裕能写成，对着二十万言的人家的佳作，不觉技痒。

## 第二卷第二期

十月二十四日

郁达夫先生自杭州来信，说为《现代》新作《迟桂花》一篇，已寄沪寓。即晚便到赫德路郁宅去取了来。郁夫人并示以达夫家书，关于此作，有语云：“这一回的一篇没有一段败笔，我很得意。”

二十五日

以袁牧之先生送来的一个剧本付排了。自己又完成了一个短篇。

二十六日

发排谢达明先生译苏俄伏尔可夫的短篇，及高明先生译日本武田鳞太郎的短篇。胡秋原先生送来《浪费的论争》一篇，预备给《现代》二卷一期发表，但事实上来不及了，遂编入二期。

二十八日

就臧克家先生寄来诗稿选录三首付排。选俊闻先生《岁暮》付排。××先生以《委曲求全》及《岳飞及其他》两书评送来。

三十一日

到祥记西书铺，买到了些关于司各特百年祭的图画。归社后即写信给凌昌言先生，请他随便写一点纪念这百年前的英国大小说家的文字。今年的哥德纪念，竟蹉跎着未尝有一篇纪念文字在本刊登载，又高尔基著作生活四十年纪念，苏俄政府及人民曾为他开了一个很轰动的纪念会，但图片方面至今无一枚传到中国来，文字方面也一时没有精警的东西可编入，这真是很可惜的事。

十一月三日

徐调孚先生来电话，因为我在本刊二卷一期的《社中日记》中说叶圣陶先生今年只写了两个短篇，故来更正，因为叶先生今年还曾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个短篇。××先生交来评冰莹女士《前路》一文，遂汇集书评三篇付排。

四日

整理了几篇旧译美国诗人 Carl Sandberg 的诗,拟编入。

七日

张天翼先生寄来新作《梦》一篇,拟编入下期。

十日

徐调孚先生转来沈从文先生新作《扇陀》一篇,又丰子恺先生散文《小白之死》一篇,均拟留编入下期。

十一日

报载路透电传本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系授与英国高尔斯华绥,然则前传授与西班牙比达尔氏者,必为失实。因为想在本年内将高尔斯华绥介绍给《现代》的读者,就立即请苏汶先生写一篇《高尔斯华绥论》,并分别请杜衡、叶灵凤两先生译了他一个短篇及一个短剧。

十五日

关于高尔斯华绥的文章都已先后交来,但这样一来,这期的篇幅已超出甚多,遂不得不到印刷所里去斟酌情形抽出了袁牧之先生的剧作、高明先生的译文。

## 第二卷第三期

十一月十五日

侍桁先生托巴金先生带来纪念梁遇春的文章一篇,预备编入三期《现代》。收到张天翼先生新作《梦》。

十六日

今日返松江,想在乡间休息一旬。

十七日

今日读报,悉邵洵美、李青崖诸人将于十九日到峡石为徐志摩作周年祭,因发一快信致邵,托其乘便为《现代》摄影数帧。

三十日

在松江住了两星期,给良友公司写了半本短篇集。今日到社,来稿积至一百四十馀封,连以前尚未看过的五六十件原稿,共有二百馀件,在编了第三期后,应当赶紧清理,决定取舍才行。以前答应投稿者在稿到后二星期内答覆,但



现在事实上当须搁置至一个月乃至二个月，实在惭汗之至。

## 十二月一日

今日是二卷三期《现代》的发稿期。检出沈从文先生的新作《扇陀》来看了一遍。这篇的故事本身是取材于《法苑珠林》的，文章也有意地混杂着译佛经的语法，无疑地是从文的一种新的尝试。希望读者能够注意。

## 二日

以《扇陀》及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小白之死》，李金发先生的诗一首，庄若安先生的一个新形式的短篇《小三子》，一并发排。茅盾先生来信说《徐志摩论》又来不及做，只得再迟一个月了。

## 三日

发排张天翼先生的《梦》、侍桁先生的《最近逝世的梁遇春》，写信给侍桁先生请他有便把梁遇春的照片及手迹带来。

## 四日

傅东华先生的一篇随笔，是从前预备编创作特大号的时候去请他写的，可是创作特大号里却再也编不起散文随笔栏来。一搁搁到今天。不得不发排了。我希望将来散文随笔小品多起来，能够在每期中多占些篇幅。但是，一百个人中可以有一个好的小说家，而很难发现一个好的散文家(Essayist)，奈何！

## 五日

整理《猫城记》续稿，发排讫。

## 六日

上期胡秋原先生的文章寄来时，我曾交去给苏汶看。洛扬先生在苏汶处也看见了此文，当时就说也预备写一篇答辩文。可是一则因为他的文章未能如期写好，二则本刊为篇幅所限，遂不得不移在本期发表了。

与洛扬先生同时交来者尚有丹仁先生一文，一并发排讫。

## 七日

苏汶先生送来《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一文，读后甚为快意。以一个杂志编者的立场来说，我觉得这个文艺自由论战已到了可以相当的做个结束的时候。苏汶先生此文恰好使我能借此作一结束的宣告，遂为汇合洛扬、丹仁两先生的文章一并发排。在以后的几期《现代》中我希望能换些别的文艺问题来讨论了。

八日

侍桁先生来访。这是我和他第一次晤见。他的相貌、举止，甚至语音，都和张天翼先生逼肖，我觉得很奇怪。承他以梁遇春照片并致石民先生信一束惠借，使得刊入《现代》画报，甚可感佩。

九日

读梁遇春致石民书信，颇多极有风趣者，拟选抄数通，刊入下期《现代》。叶灵凤先生近日读美国新作家 Dos Passos, Hemingway 诸人作品甚劬，几至废寝忘食。今日交来新作一篇，拜读一过，觉得这些崭新的艺术形式已经在他的笔下大大地起了作用了。××先生交来《齿轮》的批评一篇。邵洵美先生托胡秋原先生带来关于徐志摩周年祭的图片数种。

十日

××先生交来评《大上海的毁灭》一文。

## 第二卷第四期

十二月十五日

披阅外来投稿，小说方面没有什么动人眼目的作品。倒是诗及散文却颇有值得选留者。抄录陈琴、侯汝华、龚树榘诗各一首，略为窜削，付排。

十六日

付排郑伯奇先生《圣处女的出路》。

十七日

黄金瑞先生的一册小说原稿《紫的世界》，寄来了好久了。我觉得他的作品，如《旅人》一篇，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散文。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一件文学作品，如果一定要以诗、小说、散文这种种抽象的名称区分起来，实在也是很狭义的事。所以约翰·高克多(John Coctean)以诗人的才智来定名他的小说为 Poésie Roman, 剧本为 Poésie Pramatique, 散文为 Poésie Prose 了。

二十日

付排孙用先生译的《小尼克》，我们没有介绍过罗马尼亚这美丽的小国的新文学，这是给读者以第一个贡献。孙用先生从世界语中译欧洲诸小国的作品，已有好几年的经验，我以为这也应当在这里介绍一次的。

## 二十四日

高明先生送来《英美新兴诗派》译文一篇。披阅一过，觉得原作并没有什么精到的地方。但是在对于现代外国文学的认识很少的一部分读者，这种简易的入门文章，也许倒是很需要的。

## 二十六日

从茅盾先生处取来了《徐志摩论》。据作者说这是与从前被毁于《小说月报》中的那一篇大有出入的重作。巴金先生送来近作《五十多个》一篇。

## 二十八日

到穆时英处，看见有一篇新作《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才脱稿，遂取了来。杜衡送来《在门槛边》，我觉得这篇写得比以前更有精神了，读者不妨拿作者以前的几篇来并读一下。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四日

抄录梁遇春致石民书简六篇，编入本期《现代》。

## 一月五日

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惊人的文章，搁在这里已有旬日。我一直踌躇着应如何处置它。今日决定编入《现代》，因为我觉得它也有相当的重要性。但是为了免得有许多误会起见，给加了一段按语<sup>①</sup>。

## 七日

选录伊湄女士诗二首。我应当向读者介绍这位司徒乔夫人。

## 九日

发排苏联小说的译作一篇。何家槐的《车水》一篇。《猫城记》全稿到第二十七章终了。因拟从本期起每期刊登一章，让它在本卷六期结束。

本期没有书评，甚是遗憾。

画报中，本期有鲁迅先生在北平演讲的摄影，这是很难得的材料。我希望

---

<sup>①</sup> 编者按：杨邨人先生前曾寄来《论第三种人的文学》一文，当时因有某种特殊关系，未为发表。今天收到此文，拜读之下，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也可以说是一位作家的自白，所以斗胆给发表了。但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是完全同意于作者的态度与倾向。因为杨先生的主张，我们觉得尚有许多可以斟酌之处。第一，杨先生所提倡的小资产阶级的罗曼蒂克革命文学，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大体上看来似乎可以加上一个疑问符号。第二，杨先生似乎在企图着一种文艺上的新组织，而我们却觉得这种组织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还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总之，我们的态度，经过几番的表示，已经早就很明显的了，但是为免除误会起见，我就在这里下了这样的缀语。



各地的读者能够利用这种题材，随时供给我一些珍贵的摄影。

## 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

发排巴金近作《五十多个》，这篇里，作者写一群逃荒的人们在旅途上的情绪及现象，我觉得是很深切的。丰子恺先生和废名先生的散文，都是新作，一并发排讫。

六日

发排靳以及金丁两先生的小说。小延君所译勃克夫人的关于东西小说的论文，搁置已久，一直没有机会发表，今日编入发排，实在是很对不起译者的事。

七日

发排黎烈文先生的译文。洛依女士的诗虽则题材是一种惯常的恋爱，但她的表现手法倒是新鲜的。

八日

傅东华先生的散文寄到，即为付排。又付排《老铁的话》，这篇小说，在篇末有译者的介绍，无庸我在这里多说，它虽然是一篇待续的作品，但力量却很强，我们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不完整的地方。

九日

熊式式先生译了许多萧伯纳的戏剧，《安娜珍丝加》是去年十二月间就寄来了的。因为知道这剧本的作者将于本月来华，所以留在本期上发表了。

十一日

前晚阅《文学月报》五六期合刊，见到谷非先生批评本志第一卷创作的文章。当时觉得很失望。谷非先生大概没有注意到我登载苏汶先生的几篇论文的性质。我实在并不以为苏汶先生的文艺观即是《现代》杂志选录创作的标准，虽则我对于文艺的见解是完全与苏汶先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歧异的。谷非先生以苏汶先生的理论来衡量《现代》第一卷中各方面作家的创作，当然会有失望之处了，况且谷非先生又甚至没有彻头彻尾地以苏汶先生的观念来考察它们呢。我本想在杂志上写一篇《文艺自由论，〈现代〉杂志，与我》，以为答辩，今日晤见苏汶，他说预备写一篇覆文，我遂以我的一点意见告诉他，请他带便写入，我也懒得再多有饶舌，免得更有所误会了。